

〔清〕张潮 著 李安纲 述论

张竹坡《金瓶梅词话》卷一百一十五回

白话 幽梦影

忘忧与悲哀

酒·色·财·气

玄妙与销魂

鬼的特权

人格的等级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张潮与《幽梦影》

(一)

张潮，清顺治七年(1659)生，康熙四十六年(1707)以后卒。字山来，号心斋，籍贯安徽歙县。初年亦致力于举业，累试不第。康熙间，他做过翰林孔目的官职，实未出仕。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被恶人诬陷，被一桩政治事件牵连入狱。(见《虞初新志》跋)释放后，仕途无缘，遂继续他的“穷愁著述”生涯。

张潮一生，与当时著名学者文人，均有来往，如孔尚任、尤侗、冒辟疆、施闰章、陈维崧等。他对人生社会的学问似乎是无所不知，大到政治、人生、儒、道、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巫医卜祝，小到琴、棋、书、画、花、鸟、虫、鱼、茶、酒、剑等；在学术方面，诗、词、文章、小说、音韵训诂、文学批评、审美学、鉴赏学、写作学等方面，都很精通娴熟。发表而为著述，大多为新人耳目之论；而且著作等身，均为妙品佳作。如《心斋诗集》、《花鸟春秋》、《酒律》、《贫卦》、《花影词》、《幽梦影》、《焦山古鼎考》等。并编有大型丛书《虞初新志》、《昭代丛书》、

《檀几丛书》等。

《幽梦影》一书，虽然篇幅不长，加上标点不到两万字，但却包罗万象，囊括了人生的各个层面。其形式短小精悍，片言只语，却能破关中的，直指人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奇书。”(101)这一点，它颇类似于洪应明的《菜根谭》、陈眉公的《小窗幽记》、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以及吕坤的《呻吟语》。《菜根谭》等四部书，多以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谈论人生，讲述为人处世之道，教化的意味很浓。《幽梦影》则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一部劝世教化之书，倒不如说它是部消愁解闷的娱乐作品。

当然，教化劝善的书并非没有市场，它可以作为启蒙育人的教材，作为悠闲自在、发心修道者的指南，成为哲学家的案头必备。对于忙里偷闲的人来说，需要的是休息、松弛，若能寓教于乐，肯定是最为理想的方式。

《幽梦影》的宗旨不在于教化，首先减少了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理负担，使彼此容易接受，在不加雕琢的风、花、雪、月等自然美景面前，在潇洒无羁的琴、棋、书、画等人间妙事之中，使人心旷神怡，超越自我，领略到一种旷世绝尘的美妙。它是一杯醇妙的佳酿，使人消愁解忧，陶醉飘逸；摆脱了尘俗的无聊，超越了社会的丑恶，从而进入无渣无垢、清净妙乐的仙境极乐。它不是站在我们身旁指手划脚地教导我们去怎么

做，做什么，而是站在队伍中，同我们一道去领略生活的美妙，去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 028 条所说：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换一个角度，或者是在一个大布景上看人生，美就在身边，随处皆可领略，势必会使读者热爱生活，向往自然，珍惜人生。这番“情境”，是张潮自己的领略，也是读者的领略。毕右万由此领略到“予每于雨后看柳，觉尘襟俱涤”。我们每个读者，无疑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不同的对象，因而会造成奇彩纷呈的情景。

如果说，《幽梦影》还有什么教育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有无比巨大的诱惑力。书的作者就仿佛是读者自己，每一句话又都是读者的肺腑之言，而且每一题目均留下了许多可以任意添补或是再创造的空白，所以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二

《幽梦影》虽成书于康熙年间，但决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把随时随地所写的随笔感想收集在一起而成的小品集。其中所收 219 则，每则都是一段精彩的论

述或是美妙的鉴赏。而这每句人生的真谛妙理，都饱蘸着他在人生旅途上所洒下的血和泪。正是他自己所说的，古人讲“文如其人”，“诗穷而后工”，没有用血和泪去作诗属文、著书立说的，就没有如此深切的感受。

张潮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深谙先贤“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准则。生当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更加满族入主中原，真正的知识分子心灵上都蒙上了一层耻辱。明朝的逸老们，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隐居不仕，发愤著述，整理汉学，发扬民族气节，以示对清廷的反抗。张潮受明朝影响较小，所以不妨为清廷做官。在封建社会中，没有职权，是无法实现使“海县清一，寰宇大定”之理想抱负的，因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忍辱含垢地踏入了异族统治者为汉人所铺下的仕途。但清初的统治者对汉人十分提防，小有不慎，便触犯忌讳，会遭致杀身之祸。张潮被逮入狱，则预示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他只有同凡人一样，去借酒浇愁，以消除心中的不平。然而：

心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128）

酒酣耳热之际，还放弃不了消除人间不平的宏大志愿。

在与清廷统治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汉族知识分

子面临着一个心理矛盾和政治抉择的两难境地。合作，心中不安，良知难过；不合作，困苦潦倒，没有出路。清政府到了康熙年代，各路反清复明的武装力量都相继被消灭，大势已去；加以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笼络政策，遂使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但是，知识分子要放弃偏见，走入仕途，还必须克服掉固有的道德障碍。于是张潮便顺应历史潮流，代表广大知识分子的利益，提出了一个新型的道德标准：

何谓善人？无损于世者，则谓之善人；
何谓恶人？有害于世者，则谓之恶人。（094）

有了这一善恶标准，完全超越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揭示了人与人，无论是何种族，在人性本身，都是平等不二的。这与佛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观点，如出一辙。而在人格上的善恶之别，则取决于个体的行为如何。有益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人类进步的，就为善人；反之则是恶人。这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而产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这就从心理上使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从而使他们认识到走上仕途，并非是去做清廷的走狗，而是去用进步文明的汉族文化去同化满族，使更多的汉人得以解放，推动人类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

在汉族知识分子具有了入世意识之后，张潮又提

出了做人的五个人格标准：

无善无恶是圣人，善多恶少是贤者，善少恶多是庸人，有恶无善是小人，有善无恶是仙佛。(003)

自古以来，人有仙佛、圣贤、庸人、恶人之说，但从无一人为此下过确切的定义。张潮则以对人类社会的损、益作为尺度，以善、恶为标准，将人分作五等。看来，作者还是以无善无恶、眼横鼻直、顺其自然的禅宗人生观为指导思想，无非是当下了断，反观自身，照见本来面目而已。这样，就使儒家的理想——“人人可以为尧舜”，落到了实处，并非难以企及，高不可攀。

扫除了入世的心理障碍，明白了做人的目标，接着便要解决在异族统治的特定条件下如何入世或者出世的技术问题：

入世须学东方曼倩，出世须学佛印了元。(010)

东方曼倩即东方朔，汉武帝廷臣，滑稽幽默，为人潇洒，谈言微中，“小隐隐山林，大隐隐朝市”，入世即是出世，尽自己的力量做去。他曾“避世金马门，人不得而害之”(009)，既全身远害，又于世有益，是入世仕宦者的楷模。即便是与统治者的社会难以合作的，尽管出家遁世，却不要拘泥形式，自讨苦吃，而应该学习

佛印禅师。佛印是苏东坡的好友，既出世又入世，既脱俗又在俗，将出世与入世打成一片。没有了分别，自然就不会有抉择，无疑会省却许多烦恼。

不过，汉人与满人毕竟是两个民族，是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这对矛盾终究难以调和，所以张潮又感叹：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琵琶以明妃为知己。一与之订，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鹤之于卫懿，正所谓不可与作缘者也。（004）

物与人之间尚能建立起一种无间体己的感情，千古不磨，人与人之间呢？知己难求，要在汉人与清廷统治者之间寻找沟通，的确难乎其难；但是不得已还要去做官：

此非松鹤有求于秦始、卫懿，不幸为其所近，欲避之而不能耳。（查二瞻评语）

由此可见，在当时特定情形下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是沉重的，难以自拔的，欲避之而不得。至于说要默契知己、遭际君臣、如鱼得水之类的事，是绝对没有的：

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093)

知识分子能有这种看法，足见当时君臣关系的紧张，也说明知识分子已经看透了清廷统治者的本质，从而采取了比较冷静理智的人生态度：

二君究非知松、鹤者，然亦无损其为松、鹤。(殷日戒 004 评语)

纵然卫懿公曾赐鹤乘轩，秦始皇封松大夫，但毕竟不是松与鹤的知音；而松与鹤本性不移，并未因统治者的封、赐而改变初衷。这正表明汉族知识分子虽供职清廷，却不损其丝毫清白和高风亮节。所以，《幽梦影》一书，正是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自然流露，代表了时代的潮流。难怪此书一出，便有著名学者文人130多位为之评点、传扬，不胫而走，脍炙人口。

三

《幽梦影》，顾名思义，幽者，清也，雅也；梦者，恍惚也，虚幻也；影者，缥缈也，模糊也。幽是一种人生态度，梦与影乃是由此态度而达到的人生境界。有了清

净幽雅的人生观，自会把世界看作如梦如影。《金刚经》云：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幽梦影》，便是这种“如是观”的体现。佛家认为世间一切物质，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和合而成；一旦四大离散，则万物坏灭。所以，有形世间没有永恒不灭的东西，一切都如梦一般恍惚，如幻一般虚无，如泡一般不实，如影一般模糊，如露一般短暂，如电一般易逝。能有“如是”的人生“观”，自可勘破人生，超尘脱俗；身在其中，而悟在其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能跳出圈子外，再来回光返照，自然能清。《幽梦影》的作者所体悟到的，以及书中所表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生观。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士阶级确立以后，数千年来，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文化系统，即所谓的：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

他们是独立的，可以出，可以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并不是统治阶级的附庸。统治者实行王道，讲求仁义，那就出来做官；如果不合王道，残酷暴虐，则会甩手而去，“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屈原宁以香草为饰，怀沙自沉，亦不愿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庄子则愿化作鲲鹏，能作逍遥游；愿成为樗散，鞞落无所用，“傍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斧斤，物无患者。”（《逍遥游》）

儒家的进取入世精神和道家的自然超凡态度，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國知识分子。孔子为“克己复礼”、“整齐人伦”，实现其大同世界的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遑遑然若丧家之犬”，亦不停止对理想的追求。到处碰壁之后，又不忍眼看纲纪废弛，斯民涂炭，不得不说：“道不行，吾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老子深谙自然变化、阴阳消长之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放浪随大化，顺其自然，无为于世而修养自身，以期合乎妙道，而至无所不为的大自在境地。“兼善天下”之时，既修养自身，又兼济天下的百姓，便是《大学》所谓：“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不得不“独善其身”时，不妨放弃“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还有“正己、修身”再加上“齐家”的功夫可做。因而，从一开始，知识分子便接受了一种“完善人格”的训练；无论穷通升沉，他们都有自我完善的独立系统。所以，

任何残酷暴戾、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之流，任何茹毛饮血、不知礼仪的异族统治者，尽管肆意糟践斯文，大兴党狱，不但未曾损灭斯文，反倒被斯文所消灭，所同化。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饱经沧桑巨变，却依旧屹立不动，天下一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一支根深蒂固、强大无比，经过特殊训练而成了自己特定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队伍。统治者顺行文治时，他们则可以出来施展抱负，报效明主；若逢昏君恶主，则不妨高蹈世外，不予合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会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地传播知识，保存文明，使民族文化世代相传，万古不朽。只要一介儒生未坑，有一本书籍未焚，便有千百方接踵而来，继后而生。

文化的传播，在古代主要依靠文人的师承和家学。儒人从小所接受的训练，便是知书达礼，天人合一。他们学习的是经、史、子、集，结交的是先圣、昔贤、良师、益友，擅长的是饮酒、品茗、赋诗、击剑，从事的是琴、棋、书、画，吟咏的是风、花、雪、月。道家让人寄情山水，珍惜内在和外在环境且不说，就连孔夫子也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样，就把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生，内心与外物，时间与空间交织在一起，浑然交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完善人格。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既是社会的，而根本却是自然的。忽视了人的自然性，而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则人无异是一架机器。能认识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不但会与万物建立一种密不可分的和睦关系，生命的意义也会因之而迸发出灿烂的光芒，更主要的是人能从中认识到自己。有了这层关系，即便是自然物，亦具有了人类的文化意义，并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默默地在为人类传播、负荷着文明的火炬：

动物中有三教焉：蛟龙鸣凤之属，近于儒者也；猿狐鹤鹿之属，近于仙者也；狮子牯牛之属，近于释者也。植物中有三教焉：竹梧兰蕙之属，近于儒者也；蟠桃老桂之属，近于仙者也；莲花檐葡之属，近于释者也。（201）。

自然界的风、花、雪、月，鸟、兽、虫、鱼，照样具有人间的忠、孝、节、义和宗教信仰。这些动、植无情之物，之所以具有宗教意义，一是因为它们在某一方面特色，具有象征性，与宗教的旨义相合；二是因为人们无聊，在社会中难觅知音，只有到自然中去寻求同类。它们遂成为理想的化身，而被引为同调：

玉兰，花中之伯夷也（高而且洁）；葵，花中之伊尹

也(倾心向日);莲,花中之柳下蕙也(污泥不染)。鹤,鸟中之伯夷也(仙品);鸡,鸟中之伊尹也(司晨);莺,鸟中之柳下蕙也(求友)。(213)

非但花、鸟如此,纵然是纯粹的自然物,亦何尝不如此: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040)

雪的皎洁晶莹,与高士的胸怀坦荡相映衬;花的冰肌玉骨,与美人的娇媚蛇嫣相媲美;酒的辛辣猛烈,与侠客的豪壮勇武相激励;月的柔情似水,与好友的诚挚笃厚相烘托;山水的锦绣壮丽,与得意诗文的绚烂瑰奇相得益彰。人们在同自然的交往中,观照到了自我的意义和价值;不独使自己的人格得以完善,还进行了一番审美感受。通过静赏自然,陶冶了情操,净化了灵魂,升华了感情,正如《幽梦影》所说: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秋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春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131)

因景寄情,景情交融,物我两忘,这种境界,正是

《庄子·齐物论》中所描写的：“蘧蘧然，不知周也，蝶也。”纵使人与社会的联系断了，还有自然可以去亲昵，去沟通。因此，人们得到的，只有安详、平静和生命的圆满。这种静赏自然、调理情性的传统，可以说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的时代，或者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山、水是大自然的杰作，不加雕琢，机心全无；在它的面前，人们会感到愉悦安全，无拘无束，而它又是大自然为人类所撰写的精妙文章，使读者心旷神怡，得到美的享受和领略：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092）

这一而二，二而一，谁又能分得清？山水不仅是地上之文章，它已进入到人生的各个领域，并且变幻莫测：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084）

山、水虽奇妙高深，但心中决不可住相，不可执着。若胸中装着一大派山水风景，岂不是烦恼！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位置自如”，才是有境界。若能以鉴赏山

水的眼光，去享受和领略生活的风韵和美妙，自会有一番境界，有一种清赏。而张潮的《幽梦影》，便是知识分子以鉴赏自然的角度来体验人生这一传统的必然结晶。

四

明代八股文占统治地位，评点之风盛行，波及小说、试帖、诗、文等各种文体。评点的文式多种多样，但在自己的著作中，将朋友、门生、学人等的评语掺杂其间的，张潮的《幽梦影》确属创格。

这种创格，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意义重大。每一则后的评语，都是作者同当时的学者、朋友议论时，大家所发，或是传抄时各人所附。后由作者搜集整理，置于每则正文之下。有的是阐发张潮原意，有的则是加以品评，甚而有的大唱反调；至于说东扯西，时露机锋，有如禅宗公案之类的话语，更是妙哉！总之，大家各抒己见，争鸣争放，全是率性之言，毫无矫揉做作；气氛活跃，高论连连，仿佛是一个学术沙龙。或者侃侃而谈，发人深省；或者幽默诙谐，妙语解颐；或者清警拔俗，亲切恳至，使读者如身临其境，馨咳无隔，甚且在最后一人发言完毕，自己还要凑上去发表一番高见哩！这种文式，不只让人觉得亲切，更令读者直接参加创作，使作者、评者与读者三位一体，扫除文学障碍，

心心相印，旷世共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功不小。难怪新时代的大师巨匠们会对之倾倒不置，赞不绝口；如周作人、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梁漱溟、朱自清、丰子恺、梁遇春等，足见其影响之大。林语堂先生30年代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中，将“张潮的警句”介绍给欧美的读者。出版后，轰动了西方，成为美国最畅销书，被视为东方人的智慧。

参加评点的，都是当时与张潮来往过从的著名学者。据张潮手编《昭代丛书》所收《幽梦影》，评点者共113人。其中有他的亲人，如弟弟张木山、张东园；有方外高僧6人，如释中洲、释浮林等；有文坛巨匠，如有“南洪北孔”之称，著有戏剧宏篇《桃花扇》的孔尚任，有“南施北宋”之称的诗坛领袖施闰章，其他如冒辟疆、尤侗、杜浚、江含微、吴嘉纪、余怀、吴绮、黄周星、汪楫、曹溶、龚贤、梅文鼎、靳治荆、石涛、恽寿平等，均是文坛宗主。有的精通书画，有的深谙世故；有的温柔敦厚，有的风流倜傥。其中有达官显贵，有潦倒寒儒，总之，包容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各个阶层。从他们的553条评语中，加上张潮的原文219条和其他人的补评，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知识分子的苦乐悲欢、遭际升沉。他们的道德文章、胸襟见地、嗜欲癖好、待人接物等，历历在目；他们如何读书属文、弹棋品茗、玩月赏花、饮酒击剑、游山玩水、养生培德、自在逍遥，无一不跃然纸上，令人感奋。《幽梦影》一书，组织了当时